

第八章

全球价值链发展现状及趋势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呈现区域化、短链化和扁平化等特征，正向高端化、多元化和数字化转型。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国别开放、区域开放、全球开放是相互依存、层层递进的关系，合力推进全球价值链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经济体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中国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供应中心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蓬勃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折射出现代国际贸易的演进。国际贸易根据生产分工及跨境特征，可分为境内贸易、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①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三种情况，即交换活动全过程不跨境、生产过程不跨境、生产过程跨越边境一次及多次。全球价值链贸易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在国际分工和价值分配上的表现，同时也是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

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规模翻番。2007—2021年，基于亚洲开发银行（ADB）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计算全球价值链增加值^②分解指标所得的结果显示：

① 全球价值链贸易：经济体跨境出口活动中货物和服务的增加值总和。

② 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指在全球范围内产品或服务在生产和交付过程中所增加的附加价值。

在6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有60个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出现上升^①，平均增幅为107%。

在外部冲击下展现出强劲韧性。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迅速蔓延至全球，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萎缩现象。受相应外部需求走低影响，2008—2009年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额曾出现短暂下降（见图8.1），随即从2010年开始，再次进入上升轨道。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再次下跌，但在2021年重回增长态势。全球价值链贸易在经受上述两次世界范围不利冲击影响后，规模依然呈走高趋势，展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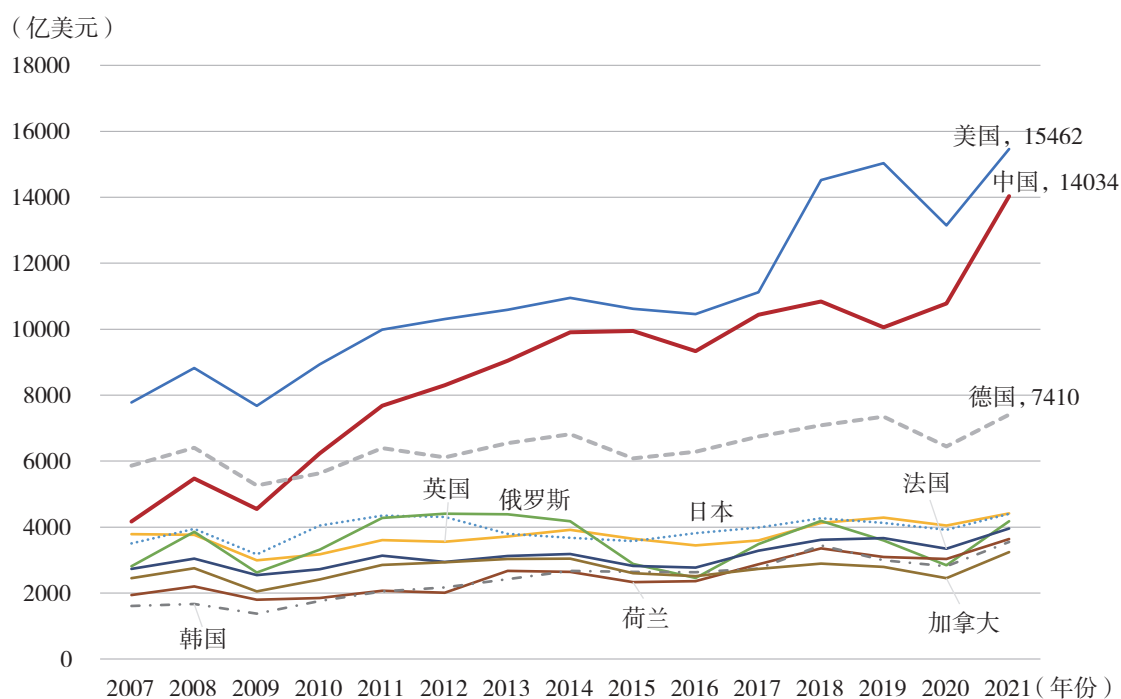


图8.1 全球价值链贸易额：排名2021年前十的经济体，2007—2021年

美国、中国^②、德国稳居全球价值链贸易前三。2007—2021年，中国、美国

① 此处指60个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贸易规模指标在2021年的数值高于2007年的数值。

② 本文采用全球价值链分解体系定义经济体范畴，即区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以下中国大陆简称为中国。

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额迅速增长，德国增速相对平稳，中国在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贸易额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与2007年相比，2021年全球价值链贸易额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见表8.1），美国仍居世界首位，中国超越德国位列第二，韩国超越加拿大和意大利位居第九位。老挝、柬埔寨、蒙古国、越南和马耳他增长较快，芬兰、希腊、意大利、挪威等增速缓慢。

表8.1 全球价值链贸易规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2007年和2021年

单位：亿美元

排序，2021年	经济体	2021年	2007年	排序，2007年
1	美国	15462	7776	1
2	中国	14034	4169	3
3	德国	7410	5864	2
4	英国	4415	3787	4
5	日本	4399	3508	5
6	俄罗斯	4175	2809	6
7	法国	3956	2728	7
8	荷兰	3637	1942	10
9	韩国	3549	—	—
10	加拿大	3241	2455	8
—	意大利	—	2417	9

专栏8-1 传统贸易发展趋势

2007—2021年，世界范围内主要经济体的传统贸易规模^①呈现上升趋势，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曾出现短暂收缩，但降幅相对较小。从传统贸易的金额规模看，领先梯队的成员结构相对稳定，中国长期位列世界第一，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见图8.2），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也相对稳定（见表8.2）。

^① 传统贸易指贸易品的生产过程不跨界的贸易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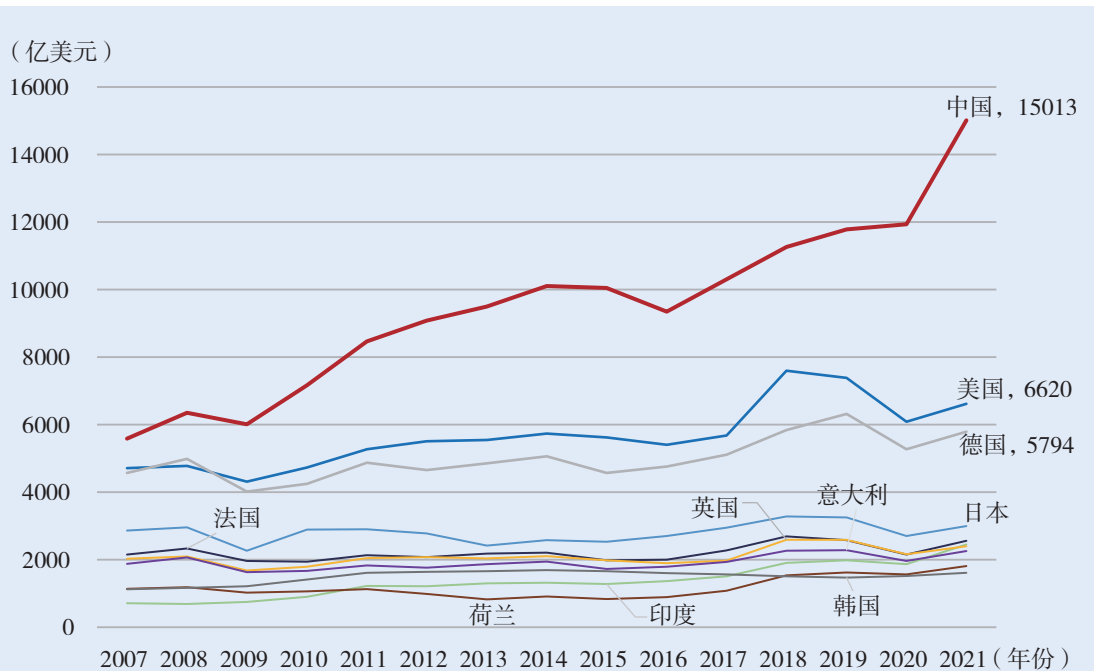


图8.2 传统贸易规模：排名2021年前十的经济体，2007—2021年

表8.2 传统贸易规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2007年与2021年

单位：亿美元

排序，2021年	经济体	2021年	2007年	排序，2007年
1	中国	15013	5587	1
2	美国	6620	4711	2
3	德国	5794	3885	3
4	日本	2997	2860	4
5	法国	2558	2156	5
6	印度	2452	—	—
7	英国	2403	2029	6
8	意大利	2261	1880	7
9	荷兰	1813	1143	9
10	韩国	1612	1125	10
—	加拿大	—	1243	8

二 全球价值链发展反映国际分工深化

根据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过程，结合具体商品品类，将GVC增加值拆分为简单GVC增加值（跨境1次）和复杂GVC增加值（跨境2次及以上）。根据产品最终去向，复杂GVC增加值可进一步划分为流回境内或流至其他经济体两部分。2007—2021年，尽管简单GVC贸易和复杂GVC贸易规模均呈扩大趋势，但复杂GVC贸易在非金融危机时期的增速更快，反映出国际分工程度不断深化。

简单GVC贸易规模总体扩张。2007—2021年，基于ADB数据库计算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解指标所得的结果显示：在6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有59个经济体的简单GVC增加值有所增加^①，平均增幅为106.40%，2021年规模最高的十个经济体见图8.3。简单GVC贸易规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相对稳定，美国、中国、德国长期位居世界前三（见表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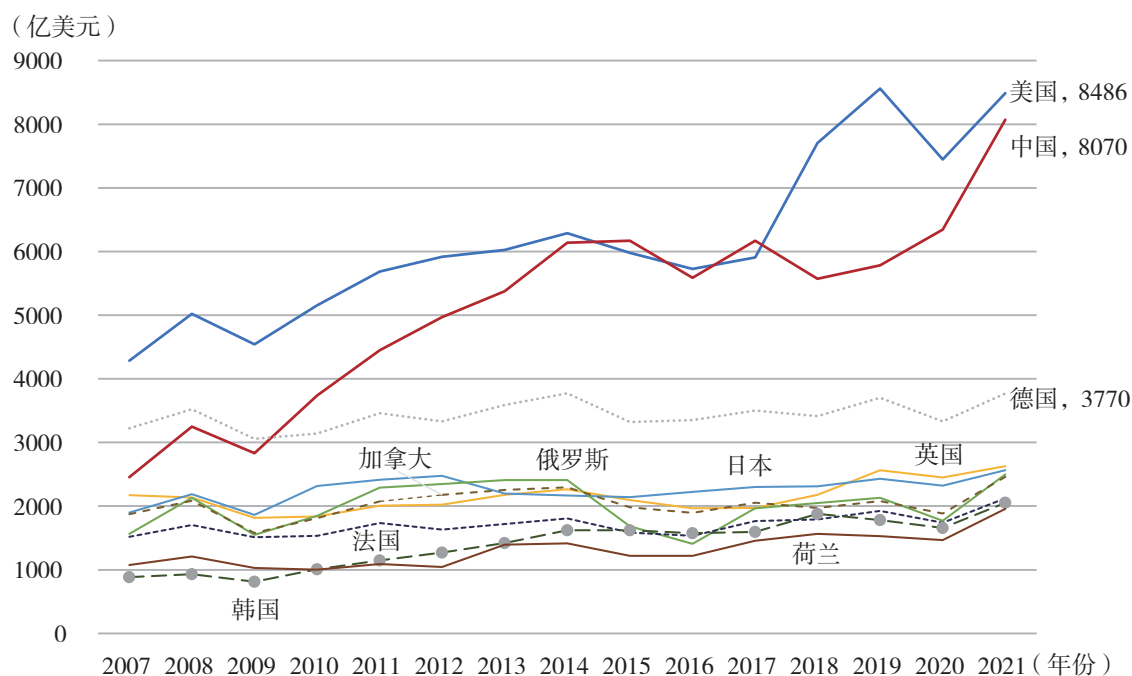


图8.3 简单GVC规模：排名2021年前十的经济体，2007—2021年

^① 此处指59个经济体的简单GVC规模指标在2021年的数值高于2007年的数值。

表8.3 简单GVC规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2007年与2021年

单位：亿美元

排序，2021年	经济体	2021年	2007年	排序，2007年
1	美国	8486	4285	1
2	中国	8070	2455	3
3	德国	3770	3225	2
4	英国	2628	2173	4
5	日本	2565	1898	5
6	俄罗斯	2499	1562	7
7	加拿大	2460	1872	6
8	法国	2124	1518	8
9	韩国	2052	—	—
10	荷兰	1957	1075	10
—	意大利	—	1347	9

最后流回境内的复杂GVC贸易规模稳步提升。2007—2021年，在6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50个经济体的最后流回境内的复杂GVC贸易额有所增加，平均增幅为238.2%，约为期初的三倍^①，2021年规模最高的十个经济体见图8.4。最后流回境内的复杂GVC贸易规模排名前十位成员相对稳定，美国、中国、德国长期位居前三，但排序存在变化（见表8.4）。与2007年相比，2021年美国仍居世界首位，中国超越德国位列第二，韩国超越俄罗斯位居第十位，荷兰超越意大利位居第七位。柬埔寨、老挝、越南、蒙古国、保加利亚等国相应指标快速增长。

^① 此处指50个经济体的最后流回境内的复杂全球价值链规模指标在2021年的数值高于2007年的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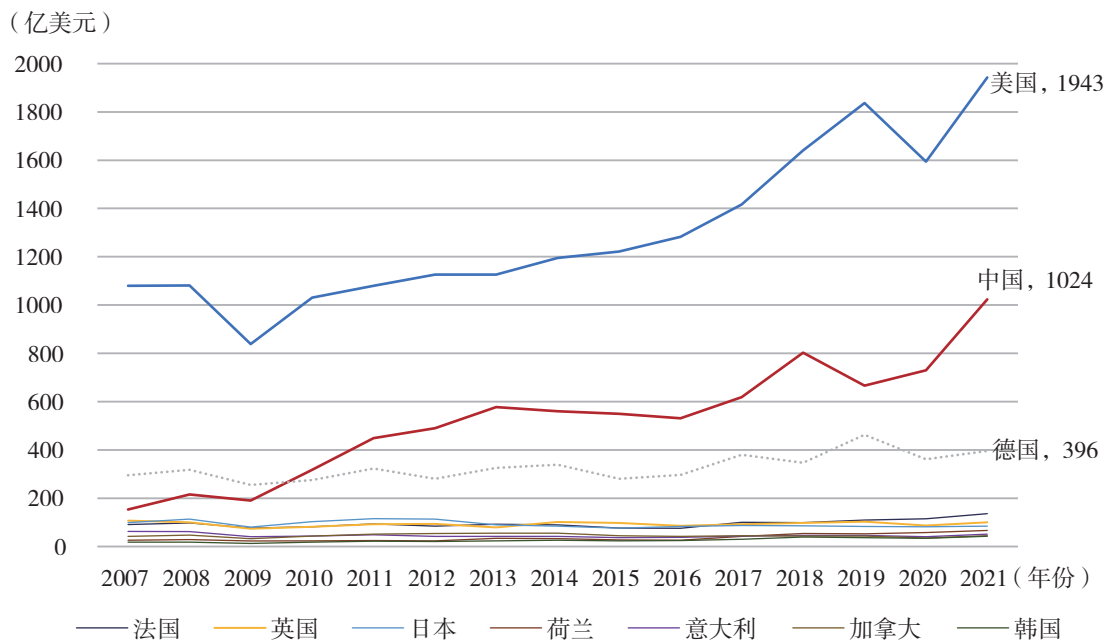


表8.4 最后流回境内的复杂GVC规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2007年与2021年

单位：亿美元

排序，2021年	经济体	2021年	2007年	排序，2007年
1	美国	1943	1080	1
2	中国	1024	153	3
3	德国	396	295	2
4	法国	136	91	6
5	英国	100	107	4
6	日本	84	100	5
7	荷兰	67	—	—
8	意大利	51	63	7
9	加拿大	45	42	8
10	韩国	43	—	—
—	俄罗斯	—	29	10
—	西班牙	—	29	9

最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贸易规模持续扩张。2007—2021年，在6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60个经济体的最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贸易规模

有所增加^①，平均增幅为113.17%，排名最高的十个经济体见图8.5。排名前十的经济体结构相对稳定（见表8.5）。与2007年相比，2021年美国仍居世界首位，中国超越德国位列第二，其余前十经济体名单没有变化，但其中部分经济体位次有变化。老挝、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越南、比利时等国相应指标值呈现陡增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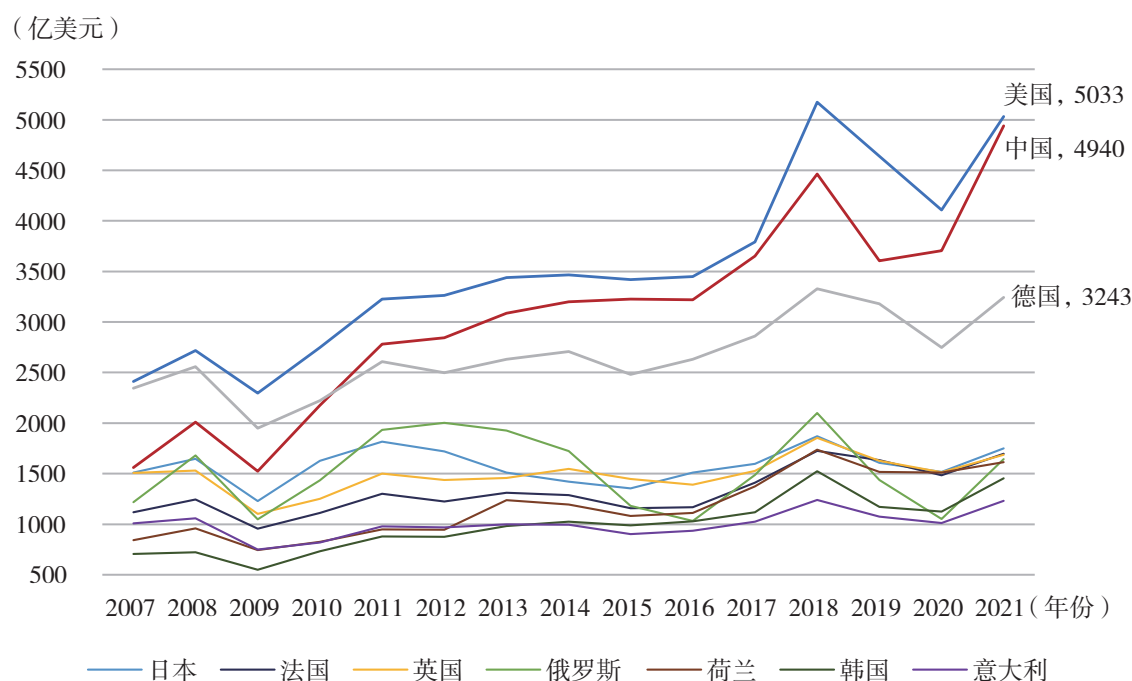


图8.5 最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规模：排名2021年前十的经济体，2007—2021年

在复杂GVC贸易活动中，最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规模高于最后流回境内的贸易规模，前者约占89%^②。中国的简单GVC贸易规模与最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贸易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表明伴随国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协作愈加密切，在稳定世界生产网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 此处指60个经济体的最后流回境内的复杂全球价值链规模指标在2021年的数值高于2007年的数值。

^② 以2021年数据为例，世界总体最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金额约为5569.35亿美元，世界总体流回境内的复杂GVC金额约为46406.56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体复杂GVC金额的89.3%与10.7%。

表8.5 最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规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2007年与2021年

单位：亿美元

排序, 2021年	经济体	2021年	2007年	排序, 2007年
1	美国	5033	2411	1
2	中国	4940	1560	3
3	德国	3243	2344	2
4	日本	1750	1511	4
5	法国	1697	1119	7
6	英国	1687	1506	5
7	俄罗斯	1644	1218	6
8	荷兰	1613	842	9
9	韩国	1454	705	10
10	意大利	1233	1008	8

三 主要经济体从不同环节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GVC前向参与度^①高的经济体主要位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上游，主要出口中间产品和服务；GVC后向参与度^②高的经济体主要位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下游，主要依赖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进行产品生产与出口。

主要经济体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程度均不断加深。2007—2021年，主要经济体GVC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区域间差异明显，表明各大洲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不同角色。具体而言，亚洲经济体在GVC生产网络中分布范围较广，不同经济体在上下游不同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欧洲区域不仅是全球中间产品的重要供应地，也是全球最终产品的重要组装地；美洲和大洋洲经济体的相关指标值在三大区域中处于最低水平

① GVC前向参与度：一个经济体出口给贸易伙伴的境内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可进一步拆分为简单GVC前向参与度和复杂GVC前向参与度。

② GVC后向参与度：一个经济体的出口中由贸易伙伴提供的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可进一步拆分为简单GVC后向参与度和复杂GVC后向参与度。

(见图8.6至图8.11^①)。亚洲经济体曾通过参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需求增加等，GVC前向与后向参与程度均有所下降。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将为亚洲经济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通过加强研发投入、培育高科技产业和提高产品质量，亚洲经济体有望嵌入高附加值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另一方面，随着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高质量实施，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加强，也将为亚洲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欧洲经济体在研发创新和工艺革新方面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对生产组装等最终环节的控制能力持续提升，但该区域内部分经济体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失业率上升等挑战，在未来发展中应更加注重加强互补合作、缓解两极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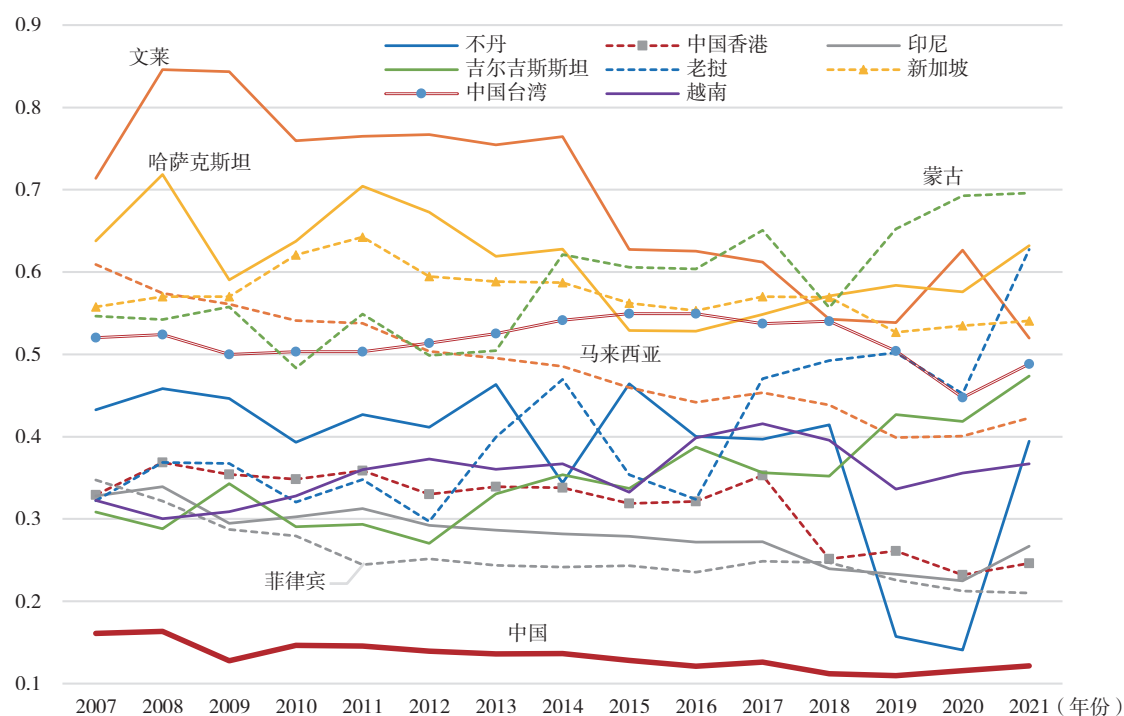


图8.6 总体GVC前向参与度：亚洲部分经济体，2007—2021年

^① 图8.6至图8.11中各区域相应指标值排名前十的统计口径为：相应经济体的指标值在2007年或2021年位列区域内经济体降序前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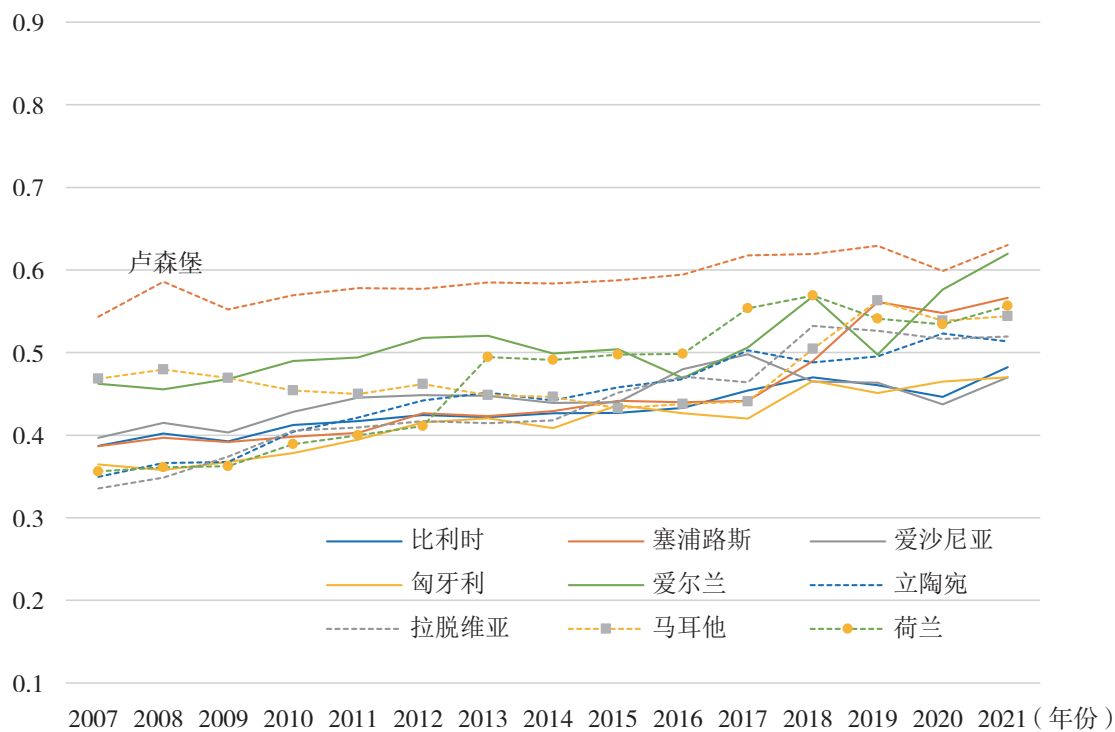


图8.7 总体GVC前向参与度：排名2021年欧洲前十的经济体，2007—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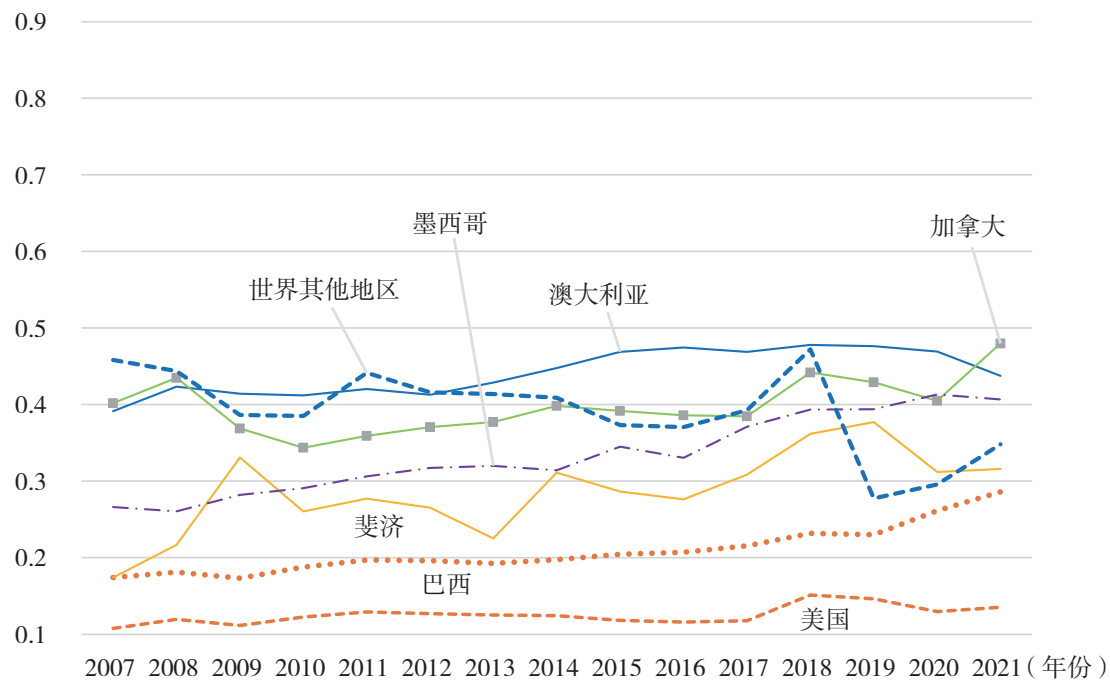


图8.8 总体GVC前向参与度：美国等部分经济体，2007—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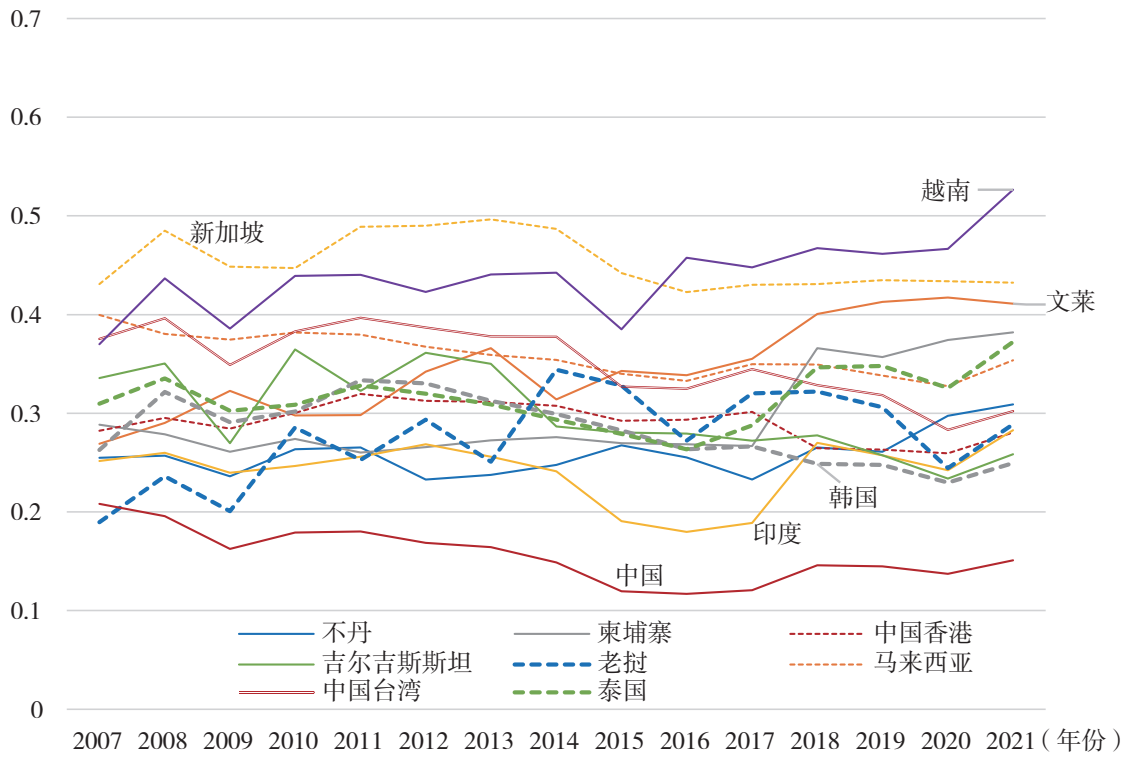


图8.9 总体GVC后向参与度：亚洲部分经济体，2007—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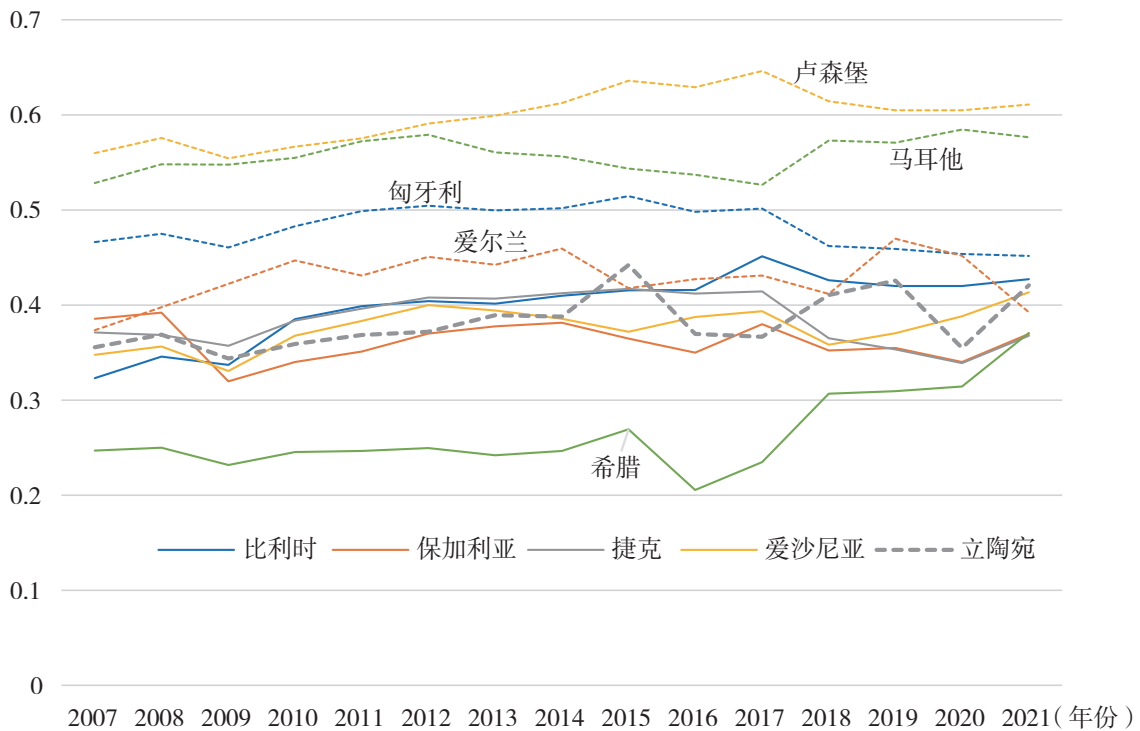


图8.10 总体GVC后向参与度：排名2021年欧洲前十的经济体，2007—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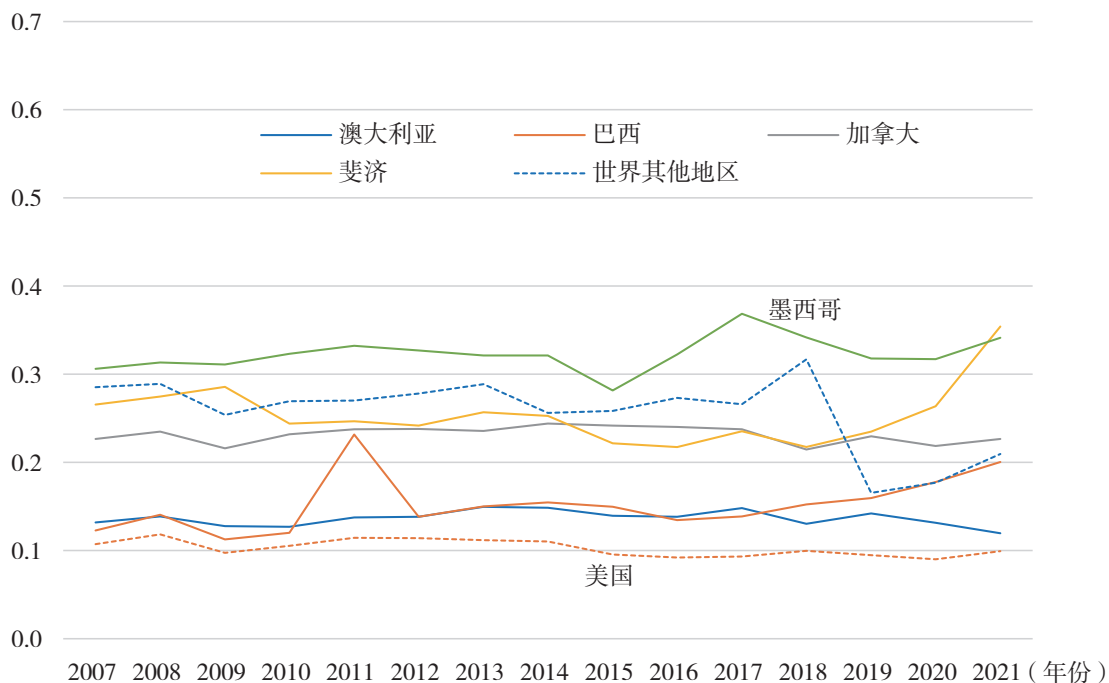


图8.11 总体GVC后向参与度：美国等部分经济体，2007—2021年

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主要经济体的行业优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RCA）^①的测算评估，有助于经济体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开展国际分工合作。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核算体系下，表8.6展示了2007年和2021年35个细分行业RCA指数指标值排名前五的经济体。结果显示，发展中经济体依然在农、林、牧、渔业，纺织业，制鞋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等传统产业中表现突出，也有部分个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崭露头角；发达经济体在化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金融中介服务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具体行业分析如下。

机械制造业：可为其他制造业提供生产支撑。德国、意大利、芬兰、捷克、奥地利等发达经济体在该行业表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从供给角度看，这些经济体在工业革命以来就在机械制造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从需求角度

^①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某个经济体的某行业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行业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值，用以反映某国某行业的比较优势。

看，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客观需求，促使这些经济体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相关产业的持续优化升级。

运输设备制造业：是重要的高附加值制造业，包括汽车、船舶、飞机、火车等多个子行业。日本、德国、捷克等发达经济体在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除技术积累以外，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很多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涌现为这些国家在运输设备制造业领域中塑造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纺织业：柬埔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发展中经济体在纺织业中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同时拥有丰富的棉花、丝绸、毛料等纺织原材料资源。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泰国和斯里兰卡先后占据了橡胶和塑料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榜首，主要是因为其具有丰富的天然橡胶资源。泰国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和出口国。同时，先进的栽培方法在橡胶生产中的有效应用与创新也是泰国在该行业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发展中经济体在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中表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这些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在该行业中表现突出，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如水果、蔬菜、肉类和烟草等，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以促进相关行业发展。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该行业RCA指标的前五排名中，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了半数以上。其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使其生产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鞋类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尤其是孟加拉国以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优质的本土皮革资源，受到了许多鞋商的青睐，正成为享有盛誉的皮鞋出口大国。

金融中介服务业：卢森堡、中国香港以及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在该行业显示出比较优势。这些经济体拥有优质的金融基础设施、良好的地理位置和贸易联系、成熟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

表8.6 GVC核算体系下各行业RCA值排名前五的经济体：2007年和2021年

年份	2007年					2021年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1. 农、林、牧、渔业	老挝	巴基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越南	不丹	柬埔寨	巴基斯坦	老挝	巴西	越南
2. 采矿业	文莱	蒙古国	挪威	哈萨克斯坦	澳大利亚	文莱	蒙古国	澳大利亚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3. 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	越南	斯里兰卡	菲律宾	斐济	爱尔兰	斯里兰卡	越南	印尼	菲律宾	尼泊尔
4. 纺织业	柬埔寨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土耳其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柬埔寨	巴基斯坦	越南
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越南	孟加拉国	葡萄牙	意大利	中国	越南	孟加拉国	葡萄牙	印尼	意大利
6. 木材及木材和软木制品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老挝	罗马尼亚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老挝	斐济	立陶宛
7. 纸浆、造纸、印刷和出版	芬兰	爱尔兰	瑞典	美国	奥地利	爱尔兰	芬兰	瑞典	美国	捷克
8. 焦炭、精炼石油和核燃料	文莱	印尼	俄罗斯	马来西亚	中国台湾	文莱	俄罗斯	爱尔兰	印度	马来西亚
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爱尔兰	瑞士	比利时	斯洛文尼亚	新加坡	爱尔兰	瑞士	丹麦	比利时	韩国
10. 橡胶和塑料制造	泰国	捷克	斯里兰卡	斯洛文尼亚	波兰	斯里兰卡	捷克	泰国	波兰	斯洛伐克
11.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不丹	捷克	吉尔吉斯斯坦	爱沙尼亚	波兰	尼泊尔	葡萄牙	越南	捷克	波兰
12.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	泰国	吉尔吉斯斯坦	斯洛伐克	哈萨克斯坦	斯洛文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	韩国	日本
13. 机械制造	德国	意大利	芬兰	捷克	奥地利	芬兰	德国	意大利	奥地利	捷克
14. 电气和光学设备	中国台湾	韩国	芬兰	菲律宾	日本	中国台湾	韩国	新加坡	日本	马来西亚
15. 运输设备	日本	匈牙利	捷克	德国	韩国	捷克	墨西哥	德国	斯洛伐克	日本
16. 制造业，其他未分类制造业以及回收再利用	斯里兰卡	立陶宛	中国	爱尔兰	越南	爱尔兰	立陶宛	土耳其	中国	意大利
17. 供电、燃气和供水	不丹	老挝	菲律宾	保加利亚	中国	不丹	老挝	克罗地亚	越南	爱沙尼亚
18. 建筑业	保加利亚	波兰	斯洛文尼亚	爱沙尼亚	塞浦路斯	立陶宛	荷兰	斯洛文尼亚	丹麦	卢森堡
19. 汽车和摩托车的销售、维护和修理	土耳其	波兰	加拿大	马来西亚	老挝	斐济	波兰	加拿大	立陶宛	马来西亚

续表

年份	2007年					2021年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20. 批发贸易和佣金贸易, 不包括汽车	中国香港	新加坡	斯里兰卡	中国台湾	葡萄牙	中国香港	新加坡	瑞士	丹麦	日本
21. 零售贸易, 不包括汽车和摩托车和修理	巴基斯坦	菲律宾	老挝	吉尔吉斯斯坦	印度	希腊	吉尔吉斯斯坦	克罗地亚	菲律宾	巴基斯坦
22. 住宿和餐饮	马尔代夫	斐济	尼泊尔	柬埔寨	罗马尼亚	马尔代夫	斐济	泰国	罗马尼亚	柬埔寨
23. 内陆运输	立陶宛	土耳其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尼泊尔	立陶宛	尼泊尔	罗马尼亚	不丹	拉脱维亚
24. 水路运输	希腊	塞浦路斯	挪威	新加坡	丹麦	希腊	丹麦	塞浦路斯	挪威	中国香港
25. 航空运输	斐济	中国香港	葡萄牙	马尔代夫	新加坡	马尔代夫	中国香港	葡萄牙	不丹	尼泊尔
26. 其他辅助运输活动; 旅游业	斐济	马耳他	拉脱维亚	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	斐济	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	立陶宛	希腊
27. 邮政和电信	卢森堡	斐济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克罗地亚	尼泊尔	中国香港	孟加拉国	斐济	马尔代夫
28. 金融中介服务	卢森堡	中国香港	瑞士	爱尔兰	英国	卢森堡	中国香港	塞浦路斯	新加坡	英国
29. 房地产	希腊	中国香港	吉尔吉斯斯坦	菲律宾	马尔代夫	斯洛伐克	中国香港	希腊	卢森堡	意大利
30. 机器设备的租赁和其他商业活动	印度	英国	法国	荷兰	塞浦路斯	马耳他	印度	菲律宾	比利时	法国
31. 公共管理和国防; 强制性社会保障	吉尔吉斯斯坦	塞浦路斯	美国	芬兰	柬埔寨	吉尔吉斯斯坦	塞浦路斯	荷兰	马尔代夫	孟加拉国
32. 教育	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	荷兰	英国	瑞士	澳大利亚	马耳他	巴基斯坦	法国	英国
33. 卫生和社会工作	克罗地亚	巴基斯坦	加拿大	斐济	保加利亚	爱尔兰	斐济	克罗地亚	巴基斯坦	尼泊尔
34. 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	马耳他	孟加拉国	印度	英国	美国	马耳他	罗马尼亚	孟加拉国	塞浦路斯	葡萄牙
35. 居民服务	克罗地亚	澳大利亚	越南	丹麦	美国	塞浦路斯	日本	澳大利亚	克罗地亚	丹麦

五 凝聚开放共识助推全球价值链更好发展

国别开放、区域开放、全球开放对全球价值链产生重要影响。国别开放是全球价值链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各国通过制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区域开放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走向，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加速区域内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互补。区域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但如果区域间的价值链联系出现弱化，将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不利影响。全球开放决定全球价值链发展水平，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体及区域之间广泛、普遍和包容的开放措施，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跨境流动，加深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转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全球价值链稳定有序发展。

全球价值链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需要持续推进国别开放，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凝聚全球开放共识，合力推进全球价值链健康发展，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